

（十）荃灣

荃灣 古名淺灣，近人亦有稱之曰錢灣者。其名淺灣，以灣水甚淺，故有是名。所稱荃灣者，雖屬近名，然此名頗雅，今人多用之。荃為香草之一。《楚辭》云：「荃不察余之中情」；積柴水中以捕魚者亦曰荃，《莊子》云：「得魚而忘荃」，此語成諺，行文者亦習用之。即今居該處之土人，亦多稱之曰荃灣者。又有書荃作全，終不若荃字之佳也。惟《新安志》則稱之為淺灣，淺灣云者，所以從其朔，而荃灣則從其今也。

此處居大帽山之南，前有海灣，西起油甘頭，東南止於三百錢，成一大圍。岸線延長至二英里餘，其西南峙立青衣島，勢如屏障。青衣去岸不及一英里，港岸灣環，形如小湖。東南有青衣門海峽。西南稍遠，有雞踏門海峽。青衣門海峽，巨舶可通，形勢天然，洵為佳港，香港政府嘗宣布此地為小港，並欲將之闢為避風塘，而新界南約理民府所管轄之地，亦視此處為重鎮也。以言交通，陸有長途汽車，水有新界輪船公司之汽船，日夜往還，朝起夕止。由尖沙咀沿青山道至此，為八英里，東去葵涌約一英里。青山道為環繞新界馬路之一，故荃灣之繁榮，蓋有由也。

今日荃灣居民約有四千餘，並設有警署、電燈公司分局、天主教堂等。新闢馬路，一由青山道八英里石通至三百錢德士古火油倉，一由警署側通至城門水塘。小墟市則有荃灣東街及荃灣西街。商店如金飾，雜貨，生菓，餅食，藥物茶樓等皆有。又有草地之運動場，學校有南園、德聲、全完等，讀者共有數百人。淨地如東普陀、竹林禪院、棲霞別墅、八合緣、福善堂、妙德堂、法賢堂等頗惹游蹤。全區又分老圍、海壩、柴灣角、西樓角、木棉下、三百錢、鹹田、二碑濬、三棟屋、廟崗、石圍角、灰窰角、油甘頭、新村、古坑、楊屋及墟市等處。瀕海有酒廠、醬園、灰窰、石膏廠等，而青龍頭、登九、城門、葵涌等處居民，多來此購物。其繁榮雖不若元朗、大埔墟兩處，而較之西貢、坑口，及屯門之新墟等地，亦不相伯仲也。

老圍 一作魯圍，亦稱荃灣圍。依大帽山之麓，去青山道約一英里之四份三。自荃灣車站側，循石徑向山麓行，經廟崗、大篷壟、二碑濬，而至村前，需時十五分。居民二百餘，有張、黃、曾、鄧等姓，張、黃二姓較多，各立宗祠。其先世來此，遠在明萬曆年間，迄今三百餘年，為荃灣最古之村落。老圍云者，即誌其舊也。村人皆以種菜為業，附近有東普陀、八合緣、妙德堂、福善堂、法賢堂諸勝。其西，涌流湍激，林木搖翠，登大帽山之巔者，多經此地也。

東普陀 在老圍之千石山，今稱千佛山，該處最勝之禪林也。其地隱於林泉深處，遠絕塵囂，由老圍東北行，不五分鐘，即至其處。將及山門，道左築臺，亭為六角形，編竹藩之，綜錯成欖核式，闢六角形小窗三，蘿籐滋蔓其周。復為門三，一題「歇心亭」三字，為民國廿四年乙亥三月韓文舉所書。配聯云：「歇下有為，四相咸虛觀自在；心行無住，三身齊現見如來。」一題「梅心亭」，聯云：「梅雪爭妍，苦盡甜來香撲鼻；心花競秀，新開故去冠群芳。」一題「西來」二字，聯云：「西湖現此，恍若虎溪三笑；來入普陀，惟獻龍井一杯。」側有小溪，淙淙然鳴，一排山色，如送青來，靄翠之氣，欲撲眉睫。

亭之對望，有吉祥院者，一列小屋，萬綠環擁，上將沈鴻英在此逝世者也。此去十餘武，是為山門，賴際熙太史題「東普陀」三字。有聯曰：「東坡再世，詣斯開悟宿緣真有幸；普

靜重來，抵此示明因果實無差。」門後顏曰「回題是岸」再上，又有門二，皆就兩樹對立而成者，樹幹懸聯曰：「菩薩楊枝救世苦，提多普利濟群生。」又曰：「雙樹林中傳佛印，三生石上悟禪心。」越此門，石紆迴，萬木參差，如入雲棲道上，心自清涼。乍聞青磬紅魚之聲，林際露禪樓一角，知是洞天福地矣。

禪樓璀璨，建屋一座，五間相連，牆角書「劉東繪圖，僑業建造」八字，乃落成於民國廿二年之秋者。屋頂正中，建一佛塔，高二尺餘，兩龍伴之，橫題「佛光普照」四字，髹以金色，碧綠掩映，輝煌奪目。中為佛殿，左有延壽堂，右有安養堂，後枕山坡，面平如壁。其上將建藏經閣，左右兩山相抱，前臨曠地，縱橫七八千方尺，短垣範之，分列盆栽花卉，其前將建韋馱殿及千佛閣，為沈鴻英所捐建者。

其下即為吉祥院，附近曠場，擬濬一塘，名曰「小西湖」，並築湖心亭蘇堤之類，極點綴名山之能事。將來落成，新界名勝為之生色。遙望荃灣、青衣一帶，雲水鴻溝，村野如錦，佛殿正門，有匾曰「南海法禪」，款署「東普陀寶剎落成紀盛，茂峰大和尚慧鑒，弟子蘇芸生等頂禮」。聯曰：「東粵名山，此處莊嚴，便為南海；普陀勝境，如斯妙景，即是西天。」為釋妙峰所撰並書者。其左有額題曰「慈航普渡」，乃民國廿二年癸酉陽江居士林同人敬頌者。柱間又有聯曰：「千佛垂名，感頑石能靈，可見重昏今夜曉；錢灣對宇，看遠山如畫，誰知原淨法身來。」書者李親仁，並鈐「童子何知」一印。此聯饒有禪性，聞為了如上人所撰。

殿門之前，置古鼎一，高五尺，蓋頂伏一小獅，側面刻「東普陀禪院」五大字，又「重六百餘觔，有盛店鑄造」十字。旁有小字十餘行，題曰：「香港全灣千佛山有東普陀禪院，誠以佛光遍照，普被群生，與夫茂峰大師之德教，廣願所攝。吾倚賴之祛其暗蔽，而得同超覺路。故及諸善知識偉助，有以成此，本年秋間落成之朝，小號廣州河南南華東路生隆泰香庄，承大師東邀參與開幕盛典，伯懷何幸，獲睹此莊嚴偉大之建設，竊欲留一永久紀念。因走商彭君敬三，得其諾助，俾予轉達伍君柏生、李君度偉，眾論所歸，擬購此鼎。旋蒙物主割愛，爰集同人等，措資舉辦，幸底於成，致供佛前，聊表徵忱，用誌不忘云爾。民國二十有二年季秋，佛弟子梁伯懷敬撰并書。」字作半行體，書法詔秀，工亦妙，為新界禪林古鼎之冠。

另一鼎耳刻誌數行云：「予承舊雨梁君伯懷之介，獲修此鼎，但為期過促，誠恐無以應命。旋得同侶數輩，均力合作，凡四晝夜，幸告厥成。第以工作歷程當中，時間已逾常軌，而竟罔覺所苦，是則未始不拜我佛之默佑也。廿二年秋九月，廣州市濠畔街皇康里十五號盧偉南謹識。」書法精細，比前者尤佳，用筆在張廉卿與康南海之間，該鼎有此，足以並傳也。佛殿之內，華潔無倫，遍置蒲團，備作佛事。

壁間懸詩聯甚夥，多為該寺落成時各方所贈者，其佳者有韓文舉所題贈茂峰上人之詩曰：「高臺鄰近野人家，寂寞何堪世語譁。夜以數聲孤寺犬，春囂三月淺塘蛙。山光水色為誰相，鼓響鐘和任自他。我亦有心同禮佛，未知能補一僧加。」（按原文「加」想與「伽」同，或另有別解），韓氏與梁啟超、伍憲子輩同為康南海高弟，且學問淹博，文章高古，嘗與奇士介克居深水埗，宿將楊鼎中以師禮尊之。今歲孔聖誕，香港孔聖學院，請其講經，聽者極眾。嶺表名儒，彼為碩果，其所題字於該寺者甚多，而詩僅此一首。寺僧了如上人謂此詩乃韓氏到游時所即席揮毫者，「山光水色為誰相」一句，為最有佛味也。又前中山縣長陳

永安所題聯云：「護法自普陀寺而東，釋界別開新界；卜基於千佛嶺之奧，名山遙對青山。」南海區大原所書者云：「會法界圓通，千佛山頭綿祖德；禮觀音自在，十方剎內證禪心。」

殿左之延壽堂，整飭極雅，椅桌光明，一塵不染。廳內所懸字畫，皆名人手筆，有韓文舉之「延壽堂」三字及「如法」、「起信」兩匾，復書隸字聯云：「已拚萬緣隨念盡，更無一法與人言」、連聲海之「談經雲海花飛雨，說法天師石點頭」及杜其章之「鐘聲飛度三千界，梵語周施大地春」兩聯、陳公博題一「佛」字、中國佛學會會長玄瑛題「法界莊嚴」四字、宋學鵬則題「佛法無邊」一匾。樓上為習靜之所，窗明几淨，蠅過聞聲。鄒魯題聯曰：「焚香靜坐清閒福，種竹栽花自在緣。」

該寺住持茂峰上人，亦號仁山，嘗居鎮江金山觀音閣，浙江寧波觀宗寺諦閑長老弟子，傳天台宗者也。民國廿二年秋，來此開山，鳩山庀材，以宏法願，名山增色。而新界名僧，昔有觀清、顯奇，今有筏可、紀修、融秋、心空、心悟。上人殆後起之秀也。今歲七月，廣東省會公安局長何榮，請上人蒞省說法於該局之懲教場，並即送《佛說三世因果經》，用廣佛緣，意至善也。

上人有弟子四，曰了一、曰了道、曰了慧，現駐寧波觀宗寺；曰了如，與上人同居。

了如上人者，俗名梁玄燕，亦曰青萍，廣東新會人。任公先生之同鄉也，父商於美，家道甚隆，早歲習哲學於中國公學，旋卒所業，將赴日本早稻田大學轉攻政治經濟兩科，以事阻，不果行，遂入新聞界。往復省港滬各地，歷任編纂等職垂八九年，至今有聲。其為文，喜署青萍、野火、死水、涼涼、天涯芳草等名，亦工於詩，友輩將為其梓行《芳草詩集》。民國初年與曼殊上人居西子湖濱之西冷飯店，凡十七日。又嘗與郁達夫等組牢騷會於滬上，每星期六敘集一次，海上文人，踴躍參與，一時甚盛也。民國廿三年秋，上人頓感世事之不可為，乃祝髮於東普陀寺，為茂峰高第，今年僅三十許人耳。具此長材，竟遁跡為沙門，殆富於情感者，而其熱於任事而冷於遇世也如此，當別有深心者也。詩僧曼殊，同富於情感者，上人與曼殊習，豈受其影響也耶。

著者昨游東普陀，遇上人於客室，得聆其縷縷述其平生事，不禁為之動容，故陳其言如上，使知今日之新界僧侶尚有如曼殊之人在也。

至於沈鴻英之逝世，與該寺有關。沈氏既死，其秘書鄧士瞻為撰〈往生記〉，以誌其事，今東普陀寺前之吉祥院，亦將以沈氏之死而顯於世矣。

鄧士瞻〈往生記〉云：「沈將軍鴻英，字冠南，既隱於九龍，愴人天板蕩，遂皈依淨土，法名聖觀。廣西柳城縣沙塘人，聞其母鄧太夫人云，冠南係夢雷而生，其胎衣紅若硃砂，長性敏果，勇於任事，事無大小，必躬親之，為數十年如一日，蓋其得於天厚也。解甲後，躬耕於新界元朗墟之逢吉鄉，築室置田，課子耕讀以娛晚景。無如久在兵間，宿感風濕，去春三月望夕，竟得半身不遂之症，沈綿床褥者數越月，每覺精神恍惚。假寐時，常見種種陰境怪狀，後由余介見荃灣千佛山東普陀寺住持茂峰大法師。茂老曰，夢由心造，念佛可以解之，試之果爾，由是信佛之念愈堅。於十一月初四日，迺遷往東普陀寺吉祥院調攝，適茂老宣講《楞嚴經》，時將軍臥胡床靜聽。一日，見眾比丘合十禮佛，其右手數日未能自舉者，不期竟能舉而效之，數步之內，復能扶杖而行，病漸起。初八日，乃啟茂老在東普陀寺舉行皈依禮，禮成復攝影紀念，精神較之平日有加。至初九晨，尚食粥兩甌，未幾頓感不適，隨握余手曰，此次以子之介，得聞佛法，誠大幸事，但今須永別，更以後事累子矣，語畢忽現驚怖

狀，且出亂語。時茂峰在旁，執其手曰，可念佛，當無恐，並同聲助念，約數分鐘，即欣然曰，菩薩果來矣。後則見其唇吻開合，而手猶數念珠，十時乃吉祥臥含笑而逝。當時在場僧俗及其親屬二三十人，皆嘆得未曾有。次晨，按其全身已冰，惟額微煖。人曰，此念佛往生之證也。嗚呼！以半生叱咤風雲出生入死之人，一念之誠，竟得安祥舍報，我佛功德，真不可思議也。」

此篇可作沈氏小史讀，其死時之靈異既有如此，則游東普陀寺者，過吉祥院前想亦指點而相告曰：「此勝地也」，地以人傳，豈偶然哉。寺僧功課，效法叢林，朝四點及下午四點上殿，青磬紅魚雜以誦經之聲，琅琅清聽。

普光園 由東普陀寺後，傍山而行，約十分鐘，即見灰色牆屋一座，三間相連，門額隸書「普光園」三字。其周高牆範之，拾級而上，勢若平台，側有竹林，婆娑綠影，迎風嫋娜。此處臨山坡之間，泉林極少，風景不甚佳，惟稍覺幽靜耳。屋內祀佛，建自民國十八年己巳之冬，其明年落成，為閨人靜養之所。住持閒雲，八鄉觀音山凌雲寺妙參上人弟子也。

殿宇整雅，中為廣庭，有寶相莊嚴一層，款置「普光園寶剎落成誌慶，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吉日，廣州城西方便醫院敬題」。佛殿懸額曰「闍崛遺風」，有己巳年仲冬所題之聯曰：「慧日天晶，萬片曇花聲般若；法雲地湧，兩行寶樹證菩提」，又長明精舍及念佛蓮社性空等所題者云：「四智三身俱透脫，何須共住黃金殿。六通五眼總圓明，正可同參大憨尊。」殿後壁間，懸彭退省繪之梅樹一幅，畫為刻本，長八尺，有俞曲園、徐花農、馬駟良等題字，諸子皆清末名人，頗名貴也。茲錄光緒七年辛巳秋姚州馬駟良題跋一則，以見一斑。跋云：「戊寅歲，退省翁為曲園先生寫設色梅花本，懸於俞樓。余見其揮灑淋漓，孤高拔俗，真得草堂面目。辛巳秋，商之花農太史，採石太湖，鑄而立於樓後，庶與兩公之動業文章並壽焉。」彭氏號南嶽，七十二峰樵人，為清代名將。俞樾乃浙中名士，徐花農（淇）、章太炎（炳麟）皆其弟子，此畫雖與普光園無甚關係，而佛殿有此，亦可見其風雅也。老圍齋堂，除上述兩處，尚有八合緣、福善堂、法賢堂、妙德堂四所，皆雜處村舍間，規模甚小，無可紀者，亦女兒輩靜修之地也。

二碑濬 在老圍之南，居者多劉姓，約有四十餘人。其南之大蓬壺，有棲霞別墅，佔地頗廣，內設無量壽佛閣及鹿野苑，並闢園林池沼，景至幽美。

棲霞別墅 建已十餘年，重修於民國十九年，為港紳何曉生、劉鑄伯等所倡建者。正門在圍牆之一隅，額題「棲霞別墅」四字，曲徑疎林，園庭籬落，風至嫣然。去門不遠，植米仔蘭數株，暗香襲人，殊覺韻逸。蓮社會所即居其側，洋樓一楹，三間相並，二層樓頂，塑蓮花一朵，前有圓池，額曰「八功德池」。樓內奉無量壽佛，伴以香港佛學會同人所贈之聯曰：「大願無邊，誓超九界；實際履地，不染一塵」。兩旁列椅桌，有如客室，去樓之右數十武，另建洋樓一座，凡五六間。復繞以垣，門額隸書「鹿野苑」三字，對壁題「皆大歡喜」四字。樓前餘地，闢為園林，閒庭寂寂，無限幽蕸。樓亦建二層者，正中樓頂，塑藏文「唵阿訖哩」四字。殿曰「三寶佛殿」，縱橫甚廣，高僅二丈，有隸書聯曰：「鹿苑初開，三秋菊燦；鷲峰一會，百寶蓮成」，款著鹿若公戒師上人重興棲霞，而香港佛法尤為首先提倡，故於全灣建築鹿野苑並蓮社，如佛初轉法輪，度五比丘及一切眾，弟子等於庚午秋應蓮覺居士請講無量壽經，目擊落成，不勝欣喜，敬撰一聯，以為紀念。焦山定慧寺金山觀音閣弟子智光仁山拜祝。」又張常明題聯曰：「身比閒雲，月影溪光堪證性；心同流水，松聲竹色共

忘機。」殿右為客堂，有如來庵弟子心源題聯曰：「草色山光，悉是遮那妙體；崇堂峻殿，無非彌勒梵樓」，又懸王子八月李準書贈劉鑄伯之篆字屏條四幅。殿左為飯堂，樓上淨侶居之。住持若舜大師，自上海來，居此六、七年。最近有蘇浙等省僧侶十六人駐此。苑之一隅，本有小亭，內懸朱熹所書「忠孝廉節」四字，今已廢矣。

鹹田與三棟屋 鹹田居青山道之側，與荃灣墟市相對，附近有警署及酒廠，居民陳姓，有侯德陳公祠。遠祖來此約在清乾隆四十一年，至今其子孫共有六十餘人，三棟屋在其西北。村居多茅舍，居者亦多陳姓，且為鹹田支族，設有宗祠，居民五十餘人。村北有地名廟崗，荃灣僅有之天后廟在焉。

廟崗之天后宮 此廟形式極壯，崇垣護之，圍牆闢門二。廟則南面而立，前臨曠地。左有義勇祠，右有南園學校。曠地之左右，分建兩屋，一為廟祝所居，一為荃灣鄉之公所，而廟貌之軒敞與其內之整潔，又非葵涌芒樹下之天后宮所能及也。此雖屬神權遺蹟，然以民風所繫，故詳紀之如下：

此廟建於清初康熙之間，重修者屢。可攷者，有道光廿六年丙午、光緒十二年丙戌，又廿六年庚子及民國七年戊午、而庚子、戊午兩次重修，皆立碑誌其事。則在九十年之間，該廟重修已四次矣。正門額曰「天后宮」，款署道光廿六年丙午重修。配聯云：「聖德宏深敷海國，母儀敦厚戴蒼生」，又云：「聖德齊天，威顯莆田留勝跡；母儀惟后，恩流灣海荷慈航。」廟內亦有聯曰：「聖德宏深，化被逢人歌澤渥；母儀敦厚，恩沾無處不波恬。」聯意大都相同，多為沐恩弟子等所送者。廟左懸鐘一具，旁刻「沐恩弟子黎卿上，虔具洪鐘一口，在於淺灣天后娘娘供奉，時乾隆八年仲冬，萬名爐造」，此乃該廟古物，亦可知其時之荃灣仍稱淺灣者。廟之右壁，有碑二，一題〈重修天后古廟碑記〉。

文云，「蓋以荃灣之有天后宮也，後枕甲山，尖山峰聳，前臨庚水，汲水門朝。左則鰲墩環擁，右則帽嶺高懸，得憑地脈之靈，益見神威之顯。宜乎建跡以來，覃恩廣被，風調雨順，居民共沐慈雲，浪靜波平；客旅咸資寶筏，有求必應，無感弗靈矣。溯自道光丙午重建，經畫既周，越至光緒丙戌復修，規模彌壯。無奈蠹朽堪虞，又覺葺修難已。爰以光緒庚子秋，敬卜神杯，公推首理，喜洋商之解珮，賴鄉士之傾囊，涓吉鳩工，取資不吝，重新鵲起，告竣如期，巍巍寶座，欣逢棟宇光輝，藹藹聖容，樂與士民瞻拜。然而捐資者，具見心誠，尤享無窮之福，用是勒石焉，置諸座，永垂不朽之名。」次列荃灣鄉十二約捐款者姓名，末署大清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季冬月吉旦立。

其二亦題曰〈重修天后古廟碑記〉。文云：「全灣鄉天后古廟，溯自清初雍康以上，年湮代遠，稽攷無從。乾隆八年，黎卿上敬送銅鐘一個，鑄有淺灣字句。迨至道光丙午年重修，左右兩間，低一宿門，有石聯石扁可憑。及至光緒庚子重修，三間一律平高，花棟花簷，千古壯檐楹之色，將建萬年鞏固，百代明禋，不料白蟻頻夾，屢年為害，匪柯匪斧，桁棟蝕空，風雨飄搖，恐將傾圮。值今年戊午甲山坐向，大利農運，亦利官龍鎮座，大修合宜眾議重修，不敢冒昧，於二月十三、四、五，連上三朝表文，準十六已到刻到齋，求神杯卜，荷聖母之威靈，連來三勝，神亦恩准重修，鄉人方有把握。忖思五材未備，百物高昂，棟宇全新，非二千金不可。近年歐戰發生，中外影響，僑商困難，自顧維艱，又去外埠騷擾，徒貽旁人齒冷，是以特向本鄉籌捐。好在輿情踴躍，聯一鄉之貧富，喜助樂捐。今蒙善士，錙銖不吝，集腋成裘，觀成有日，告竣多時。經於九月十五日開光，從此廟貌維新，福祉並山河而永奠，

神堂增彩，庥光借日月以齊輝，物阜民康，今境享昇平之福，年豐歲稔，四民沾樂利之恩，謹敘重修顛末，豎碑立石，以推久遠云爾。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冬月昔日，值事等立碑。」

讀以上二碑，知鄉人對於神權，極端擁護，無非宅意於至誠以敬神，而民生之福禍亦利賴於是，冥冥中若有為之主宰者。敬神之所為，能使鄉人信仰集一，一志於農事，鄉人多謹願誠樸，故神權之威力，最易使人信仰。因是廟宇之於農村，實無處無之，居民生活，遂受其影響。所以廟宇碑記，恒猶以迷信之言，不曰歸切於神，則曰關帝於運，此種信仰，凡屬我國農民，莫不如是，荃灣鄉不過其一耳。

南園學校 荃灣學校共有三所，曰南園、曰德聲、曰全完。德聲在三棟屋之西，分男女兩校，附設天主堂內。全完在沙咀，祇有女校，附設全完堂內。兩校皆有讀者八、九十人，天主教會所辦者也。南園正校在鹹田，分校在廟崗天后宮之右鄰，正校有學生七十人，分校三十五人，教員五人，分高初兩等小學，乃荃灣坊眾所設立。校長而上，復設董事會以管理之。初小學費每生年收九元，高小十二元。校中經費，香港政府每年亦有酌量津貼之。去歲高初課程，增設農業一科。正校附近又闢小農場，以為諸生實習之地，現植有蕉、粟、茄等類，指定學生五十名於課餘之暇，分任管理之。其餘各科，皆遵定章辦理，教員又能各盡指導之責。故開辦以來，成績斐然，蓋荃灣最著之學校也。

西樓角 去大蓬壚之西北約三百碼，居芙蓉山之南麓。其西南臨青山道而接木棉下，由荃灣車站至此，不需十分鐘。居民百餘，多鄒、陳二姓。有光裕樓、光裕堂、芝生園、仁祥別墅、德和、榮華等雜貨店、十字會醫所，及芙蓉山之竹林禪院等。光裕堂居青山道之側，前有小涌，涌畔山徑，為入村與登芙蓉山之要道。此堂乃高露記別業，枕邱為園，遍植修竹，建洋樓三間，其門額曰「馬滘高光裕堂」。聯云「鳳城世澤，馬滘家聲。」進內則為瓜棚豆架，分列盆栽花卉。棚頂蘿藤蓋之，彌望濃陰，滿園春色，至快人意。棚之前後，共為門二，前門懸民國十九年初春洞庭山民朱橘所題聯云：「地接鯉門，氣象萬重無限好；園藏蝸屋，芝蘭滿室有餘香。」後門內面，有額曰：「尚有佳境」，款署庚午初春，平牧朱經，並有聯曰：「紅入硯池花滴露，園藏書屋樹連雲。」芝生園與仁祥別墅去此百餘碼，鄰近村居。仁祥別墅尚在建築中，形式如小城。陳某等所建者，亦為齋堂之一，辦法有如九龍城牛池灣之金霞精舍也。

該村有腐竹寮六間，皆依芙蓉山之麓者，每寮平均日可製腐竹五十斤。規模最大者，置鑊十八，腐竹又分頭、二、尾三種。頭竹每擔售十七、八元；二竹十一、二元；尾竹七、八元。出品之精，與元朗青山兩處相較，不多讓也。

十字會贈醫所 在芙蓉山側之小邱上（高一二六英尺），東去腐竹寮百餘碼，昔為南洋公司之煙草房，今改為贈醫所。祇有洋樓一楹，闢曠地，植花木，景殊清幽。贈醫時間為星期一、三、六三日，每日由上午九點至下午一時不等。

芙蓉山 在西樓角之北，荃灣名山之一也。高一零一二英尺，為大帽山兩行支脈，鄰長根頭山而遠承假大帽之來脈也。西望蓮華山，涌流多繞其麓，並有山徑直通川龍者。長山本名湖洋山，迨融秋法師來此建竹林禪院，乃易其名曰芙蓉山。山上林泉絕少，而岩石獨多。禪地則有竹林禪院、南天竺、羅漢巖及菩提園四處，皆近數年所建者，頗惹游踪，此山遂顯。

竹林禪院 居芙蓉山之腰，禪宇巍峨，自青山道遙望，可見之也。該處原屬荃灣鄉紳葉錦泉、張慶祥之物業。民國十八年，融秋法師，自廣西來，相地建禪林，至芙蓉山而樂之。

遂於是年夏曆十二月初三日，向葉張二氏購此地。翌年開始建築，至廿一年落成。廿三年由勝林和尚主持開戒典禮。受戒者廿餘人，現有男女淨侶五十餘人。住持融秋法師，廣西博白縣人也，嘗充黃明堂部屬。蓋久歷戎行者，交游亦廣，與鐵禪上人及紀修和尚頗善。民國三年，祝髮於博白縣周華寺，曾到普陀四次，朝寧波觀宗寺，亦為諦閑弟子，其為人，藹然可敬，道貌岸岸，談吐風生，人一望知為有道之僧人也。

禪院去西樓角村落至近，由腐竹寮側登山，坵徑廣平，逶迤而上，約行十分鐘，即抵其山門。門為灰砂所建，形若牌坊，顏「芙蓉山竹林禪院」，無配聯，亦無鏤刻之飾，福德祠居其左。附近林木疎落，沿坡荒草蔓延，狀至蕭索。踏級而進，左右各為園地。復升，則為廣台，此禪宇之所在也。南面而立者，有樓巍然，高二層，七、八間相連，牆塗白色，桷簷楹，不甚修美。居中一間，有扁題曰：「浮屠寶殿」。其右顏曰：「蓮宗堂」，此三字為民國廿一年季夏黃信維所題者，配以南海霍仁生所撰之聯云：「法海泛慈航，大地眾生憑濟渡；名山棲古寺，十方善信願皈依。」樓前左右兩端，分立小屋兩座，都三四間相並者，望衡對宇，如正殿之左右手。居左者，尚在建築中。右者為方丈室，為客堂等。客堂有門聯曰：「山色淡隨僧入院，松聲靜與客談玄」，內懸鄒魯所書唐詩屏條四幅，並題聯曰：「言有出入時來去，從無書字到公卿。」方丈室陳設尤雅，且備書闕書桌，並置文具等，當代名人題字甚夥，小坐其間，俗慮盡捐也。

正殿奉釋迦佛，又有仰光石所製成之佛像，高三尺，質瑩如白雪，膩如羊脂，髹以金色輪廓，絢爛奪目，華貴無倫。青山禪院方丈室內之大士像，不若其精巧也。殿之正中，立七級浮屠一座，為肇慶樟木所製者。高二丈，全髹金漆，光彩炫人。每層簷角，繫以銅鈴，塔內奉菩薩四十五尊。其周繞以木欄，用示淨地，遍設聽經座，旁懸鉅鐘，重千餘斤，全屬銅質，高四尺餘，鐘口直徑約三尺，新界禪林之有大鐘者，如觀音山凌雲寺、杯渡山青山寺及大嶼山昂平之般若殿，皆不及其大也。

殿之壁間，懸聯最多，為該院落成時各淨侶所題贈者。程景宣（竹韻）題云：「月淨雲閒，賦戍招鶴；霜寒雨歇，書仿來禽。」十年磨劍室主何俠題云：「紫竹林中觀自在，芙蓉山上現如來。」鐵禪上人行書立軸云：「秋光明如閣，霜氣入楓林；石出沙為岸，西峰又夕陰。」柱間亦有所書之隸字聯云：「一切眾生，當如此處為是塔；三千世界，皆應供養散諸華。」乃廣州妙峰堂所題贈者。

又有杜其章一筆書成之「無量壽佛」四字。紙長五尺，書法活躍而有神。聞為彼到游時，寺僧為張紙於地，俯首奮筆所書成者。南京攝山棲霞寺若舜大師亦有題聯云：「慈悲護法，繼美鼎湖；圓明秋月，宇宙蒙恩。」原文蓋如是者。或可書作：「護法慈悲，鼎湖繼美；圓明秋月，宇宙蒙恩」者也。

住持融秋法師言，蔡松坡之弟松青，嘗居此數月。東涌華嚴閣之遠參法師，亦嘗到此講經也云。該院雖非擅林泉之勝，惟地臨山之腰，俯瞰荃灣景物，歷歷在望，青衣峙立中流，瀉影海上，悠然靜逸，如美人臨鏡梳頭，亦足以游目騁懷者。故游荃灣之人，亦多知有千佛山之東普陀與芙蓉山之竹林禪院也。

南天竺 僅有小屋一楹，建於民國廿二年。其地去竹林禪院之下百餘武耳，其名頗雅，與東普陀相輝映。住持茂蕊法師，乃融秋之族人云。

羅漢巖 由竹林禪院浮屠寶殿左側沿徑登山，約升二百英尺。路右頑石纍纍，依山之勢

為大巖。復因巖而建屋，深二丈，高八、九尺，為門顏曰「羅漢巖」，並有木門以資啟閉。石隙巖際，野樹業生，閒雲來去，垂柯及門。巖內設木牀一、佛座一、蒲團一，巖右，另為小巖，以作炊爨，一片冷寂，儼若仙人之居。駐此者為一老僧，號曰心悟，湖北人也，出家甚久，嘗居安徽九華山六畝田及湖北歸元寺，民國廿二年融秋法師請之來者，居此倏忽三年矣。其人甚龍鍾，手微顫動，有如昂平寶蓮禪寺之紀修老和尚，一人居此，炊爨等事，皆自任之，出必扃其門。歲月悠悠，山風林嘯，冷月照巖，葛類皆寂，不嫌淒清，此僧可謂能潛心於佛事矣。然新界僧侶，獨為巖居者絕少，前祇有昂平彌勒巖之心空上人，今上人已移居蓮華山之靈，巖並邀東涌圓行法師作伴，二者足相媲美也。

菩提園 羅漢巖門前有山徑向西行者，約數武之遙，即見洋樓一座，凡二層，三間相通，屋前之頂，顏曰「菩提園」，建自民國廿一年壬申，居者曰幻波法師。此處點綴如富人之別墅，為芙蓉山禪林之最高處。

木棉下 去西樓角之西南，東通墟市，南連沙咀，北負小邱，西瀕海灣，村居散處青山道之南北。在南者曰木棉下新圍，亦曰濠背；在北者曰木棉下老圍。居民多何姓，共有三百餘人，落籍至今百餘年，荃灣大村之一也。大帽山之麓，涌流至多，有涌南流，經荃灣圍、二碑濬、西樓角、木棉下而入於海。木棉下適當其下游，涌水稍深廣，成一大溪。新圍村舍，皆背溪而立。老圍則距此稍遠，對岸菜畦錯落，青山道如長蛇蜿蜒，溪水淨如琉璃，軟綠垂陰，雲山入畫，風光之媚，在荃灣村落中，以此為最也。

新圍多猪寮，老圍則有腐竹寮及何氏家祠，其西有新德隆鼓油罐頭製造廠。

何氏家祠建已九十餘年，形頗宏壯，其前有小屋，顏曰「敦睦」，進祠之前門也。內祀何氏二十二世祖之神位等。配聯云：「祖德靈長，水部家聲宏駿業；孫支衍慶，廬江世澤展鴻猷。」對門有額題「司馬鴻猷」四字，上款署太子太保、軍機大臣、武英殿大學士加三級補鑒為，下款署光緒五年，恩授正六品頂戴、候選直隸州分州何成章立，此一封建遺蹟也。又一懸於左壁，顏曰「副魁」，上款署監臨兼署兩廣總督部堂，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巡撫廣東地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張兆棟為，下款署光緒元年乙亥恩科鄉試中式第一名副榜何肇春立。兩扁皆甚陳舊，勢欲將裂，模糊難辨，而廊廡棟宇，須待於整理也。該村有龍船一艘，長丈五，遇端陽節，亦有參加競渡者。

柴灣角 居蓮華山之南麓，三面倚山，一面臨水，村居咸集於青山道之北，九英里之路程碑適豎其前，東去木棉下僅半英里耳。居民二百，曾姓較多，村之南北，小涌貫之。涌口屋宇極整齊，最壯麗者為曾氏之福厚堂，共有兩座，皆題此名。一為家居，一為商店，商店較大，門前懸木牌曰「和順油糖米糠雜貨缸瓦火水發客」，村人日用之所需，殆無不備也。

與和順雜貨店相隔一涌者，為均昌酒醋房，佔地極廣，編籬範之，濃陰擁其門，萬綠浮翠，一涌繞其側，門前小徑，凡數十武始達青山道，形勢清幽，栢如山居者。村之北，林木蓊鬱，泉石錯雜，腐竹寮散處其中，共有二十餘間，荃灣村落之製腐竹者，此為最盛。由此登蓮華山，有徑可達祇園寺、西竺林及靈巖諸勝。村之東，鰲地在焉，臨其前者，有和福盛及福利兩雜貨居。

鰲地 關於鰲地之紀載，略誌前章，今復言之者，蓋此段應列入此節之範圍，故不能付之闕如也。且該墓新鐫二碑頗覺重要，此段與前章頗有出入也。「鰲地」乃風水地之名，本為一小邱，高一三〇英尺，形如鰲，亦如蚌，故亦曰蚌地。此邱北接蓮華山，南臨青山道而

望灣水，由和盛雜貨店前，取徑登山，不數武，見有木牌書「此進蓮華山、祇園寺、西竺林」等字樣，再上十餘武，即為墓地。墓碑書曰「宋三世祖考誥封承直郎諱旭鄧公之墓」，此錦田鄧氏三世祖之墓也，亦該族先人之佳城也。論者謂我粵有名風水地五處，此佔其一，可知其形勝矣。

墓前左右有碑各一，皆為民國二十年冬所立者。左右無題，文曰：「溯我四世祖符協公，宋崇熙間自江右游宦粵東，航海斯土，流覽山川，贊美不置。以形勢測之，必有佳城。乃芒鞋竹杖，勞瘁弗辭，尋得了丫髻山之玉女拜堂、仙人大座及元朗山之金鐘覆火墓地凡三，旋以大帽山端重異常，追求來龍去脈，又有此塋，名曰半月照潭。命工掘土，數尺下發現先哲白玉禪師地識詩一首云：「長沙左手接星羅，右攬青衣濯碧波。深夜一潭星斗現，裏頭容得萬船過。有人下得朝陽穴，十三年內即登科。若是世人尋不得，回頭轉問釣魚哥。」按此識詩亦見於前章者，今併錄之，以符該碑之實。

其右立者則題〈重修鄧氏日旭公墓碑記〉，文曰：「惟我三世祖日旭公與元配祖妣廖安人、葉安人合厝之地，自宋迄今，垂八百餘載。發源錦田，分支至東莞中山等縣，子孫繁衍，數十萬人，代出衣冠，人人以為山川靈秀所鍾。清宣統間，有異姓人謀在前面海灘立村場，裔孫等以其有礙祖墓，出而反對，蒙理民府羅鼎力斡旋，始得批銷原案。迨民國初，又有人在山後取坵，裔孫等援案抗爭，復蒙理民府榮與工務司設法制止，而副布政司卓，尤為關心，主張祖墳圈出之地，許以廉價向政府承買，批明餘地，仍不准別人營葬，馬路外海灘，永不給人建築屋宇。即沿海成立商埠時，前面仍作公眾市場，庶無高樓煙突之礙，港政府委曲周詳，成全我祖墳，可謂優厚之至矣。今當重修伊始，四圍範以竹籬，偏栽松樹，閱數寒暑，則蒼翠蔭成，更增美感。董其事者為二十八傳裔孫慶堂、薰琴、二十九傳慶光、寄芳、曰騰、勳臣、三十傳弼臣、煒堂、渭文、友生、三十一足彬妃望、三十二傳伯裘等，爰書諸石，以垂永久，中華民國二十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上浣，二十九傳裔孫寄芳敬撰并書。」碑字端麗，用筆在王、柳之間。

書者鄧寄芳，東莞人也，嘗權該縣篆，頗有政聲，今致仕居元朗，營當押業。民國四年，梁楚三輯《袁崇煥先生遺稿》一書，彼為之序，並署簽焉。該序有云：「可笑者，依阿恐後之徒，輒請付祀關岳為督師榮，曾亦思彼之假文祀孔子武殿祀關岳之用意所在否乎？夫信教自由之條，載在法約，此亦文明諸邦先例也，而彼竟破壞之，欲天下人長為一家一姓之忠僕，非愚民政策耶？」

攷袁督師配祀關岳一事，亦盛倡於民國四年者，時徐世昌任國務卿，此案遂決議。其後東莞張伯楨、漢壽易順鼎分任編校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一書，以誌其事，鄧氏序文，能發此言，雖非盡善，而能不隨時鬬，亦可謂思想新穎者也。

墓前山麓，左右分豎二石柱，各高五尺，相距數百碼，山上林木不密，稍有波蘿田，近麓列骨塔數十，立於墓前遙望，三百錢居左，青衣居右，如擁抱然，中留一線，與香港維多利亞山遙遙相對，勢極雄活。再看山後，則見蓮華山之來脈，鍾結於是，誠佳城也。

蓮華山 新界名山，以形勢勝者頗多，如觀音山、八仙山、麒麟山、馬鞍山、獅子山、杯渡山、鳳凰山、虎山、鷹山、大帽山等是也。至於蓮華山，其形勝更有足稱者，蓮華山簡稱花山，又分為上花山、下花山，在荃灣之西北。其南麓有登九、油甘頭、柴灣角等村。山高一千五百餘英尺，東北與大帽山相連，實為大帽山之支派也。其北，脈接觀音山、轆轤山、

楊花山，西連清溪堂山、圓塹山等，縱橫佔地四英方里，與一帽山相隔處。泉流最多，瀑花飛濺，頑石險巖，或成濂泉，或為巨瀑，或聚為池，水聲潺山谷皆應，誠新界泉石最勝處。凡由荃灣跨山往八鄉或元朗者，其捷徑必經此處也，計需時約三小時許耳。或由東麓取道往川龍，然後登大帽山之巔，轉下林村洞而出大埔墟，路程亦佳，過處歷名山凡三，蓮華、大帽、觀音三山是也。

此山之絕頂，聳立北部，有峰五，相連如驚濤，俗稱五佛冠，蓋喻之為地藏王冠也。地藏王之冠前部有半月形拱凡五，各飾佛像一，共有五佛，故名五佛冠。望其形勢，又頗相類，亦恍如八仙山者。其右脈向兩行，為小巒四，長四百碼，形茹蓮藕，伏處如藕節，蓮華山之名，即基於此。其南接處有峰峙立，其頂立巨石一，成立方形，俗又稱之為三寶佛印。

峰之下，亦有小谷三，稱曰三碗飯。三碗飯適列於五佛冠前，所以敬佛者也。凡此週遭，皆寓禪意，山容默默，山勢巍巍，本無像形之初機，而天工造化，竟有如此，誠巧極矣。昂平禪地，其周之山勢，俱有佛味，如彌勒山、木魚山、蓮花山，其形勢之巧合，殊使觀者驚異，今又有蓮華山之形勝，可謂兩相輝映。前人句云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」，昂平禪林，多至數十間，早已知名於新界；而蓮華山亦有靈巖、西竺林、祇園寺三所淨地。名山乃僧人之歸宿地，而僧人亦為名山之情侶，名山古剎，相得而益彰矣。

祇園寺 由柴灣角、青山道之側，依鸞山木牌所示登蓮華山之路徑而行，初繞鸞山之麓，繼而漸升，以達其巔，至與蓮華山相接處，岡陵起伏，山勢盤旋。左顧柴灣角村落，茅舍歷歷，隱於林間。復前行，沿途皆在山之大麓，左望斜坡，松林茂密。間有波蘿田，右瞰涌角，製香寮錯雜於泉石間，瀑流紛紛，聲聞遠邇，而大帽山拔地而起，千重雪嶂，聳立巍然。再行十分鐘，山徑分歧。下降，越橋沿對山行，可至川龍或八鄉上行而左折者，則登蓮華山之巔及其附近之禪林。祇園寺即在五佛冠嶺之南，其外約高出水平線一千英尺，由青山道至此，需時四十五分。寺為小屋一楹，三間並立，前有長廊。中為大雄寶殿，駐僧侶六七，住持曰裔禪，自廣西六祖國寺來，建（？）寺至今已三年。寺之外，無甚設建，祇有蓮華池，池水已涸矣。

西竺林 由祇園寺右側登山至此需十分鐘，形式略遜於祇園寺，居比邱尼數人，亦歸祇園寺所管理者，落成於民國廿三年七月。門前石柱有聯曰：「西竺洞天，禪舍清幽臨水岸；蓮華佛國，梵宮寂寞倚雲台。」是處適居五佛冠嶺之下，左有獅子巖、靈巖，右有蓮藕節、三寶佛印諸勝。

靈巖 去西竺林之左百餘碼，倚五佛冠嶺之東，未抵巖前，先經籬落，楠木瓜樹數株，左有石如床，稱曰「神仙床」，巖高二丈，四周濃陰護之。其前顏曰「靈巖」，就石書聯曰：「靈迴朝日彩，巖隱暮雲蒼。」書者圓行法師，字體整齊，略似靈飛經。進內，有佛座、有僧床，盡處左折，踏級而下，豁然開朗，復有一洞，闢穴引流，流依巖側，築小渠以導之，此為僧人治食之所。巖間有詩一首，題曰〈飯餘口占〉，詩云：「心如流水淨，性比澄潭清；奚須尋香積，吾以寄吾靈。」此巖絕幽，清風時來，流泉淅瀝。居者為心空、圓行兩上人。心空上人者，大澳商人也，前十餘年，逃禪隱於山，旋任大嶼山靈隱寺之住持，後移駐昂平之彌勒巖。最近乃來居此，亦佛門中一苦行頭陀也。

油甘頭 居蓮華山之南麓，青山道經其前，南與青衣北部山脈相隔一水，遙約半英里。附近有青山道十英里之路程碑，村居臨山間，泉林之茂，恍如柴灣角也。居民有楊、何等姓

十餘家，腐竹寮亦有三四間也。

涌角 在大帽、蓮華兩山麓之間，去青山道之北半英里，由荃灣往川龍或八鄉者，多經其側。居民僅七八家，散處涌畔。而製香寮則有五六間，藉涌流之力，以轉動其香車，故土人多稱其地曰香車，而不呼之為涌角也。

川龍 居大帽山之西南腰，地處水平線上一千英尺，環繞皆崇山峻嶺，地勢平坦，有如高原，亦如山谷，由荃灣登山至此恒需時一小時許，往返殊跋涉也。其北有山徑直達八鄉之黎公田及上村等處，需時在兩小時之間。居民有曾、陳、李等姓都四十餘家，有小雜貨店及天主教堂，村人皆以種菜耕田為業，波蘿田亦有之。

其南涌流錯雜，建川龍橋其上，豎碑誌其事，題曰〈倡建川龍橋碑序〉。文云：「地方之興替，亦視夫交通如何耳。交通不便，則往來視為畏途，風俗難除夫僻陋；交通便則行旅出於其路，民物漸致夫豐盈，此橋梁之設，所以為交通之利器也。川龍大村，地當衝要，北行則為八鄉，直可達夫深圳，南去則為全灣，近可達夫香江。然而橋梁未築，閼隔難通，每當水潦漲時，汪洋巨浸，臨流欲渡，曾無舟子之招，滅頂堪虞，輒返行人之駕。同人等惻然念之，爰議集貲建橋，以便行客之時曾君廷光，由外洋回國，慨然出資之半，以為之倡之董其事者，為陳君秉瑞、曾君品玉，而諸善長亦各解囊樂助焉。長橋也，經始於乙卯七月，告成於八月，工竣開行新橋之日，新界田土廳余公及香港紳商各善長，蒞橋行禮，濟濟然甚盛事也。謹敘築橋顛末，泐諸瑣珉，以垂久遠云爾。前清廩貢生，惠陽李國春謹識，民國四年歲次乙卯八月。」

墟市 在青山道荃灣車站之南，北接鹹田、三棟屋，東南通灰窰角、三百錢，西連海壩、沙咀，西南瀕海灣而對青衣，周圍七百餘碼，而屋宇雲連，街巷綜錯，計有樓宇百餘間，高二層者佔三份一。東西兩部，村居較多，皆雜姓相處。邱族居此最久，有邱氏家祠。商店集於荃灣大街，條處統名曰墟市，土人稱荃灣街，為全區最繁盛處，亦商務之重心也。

荃灣大街，又分為兩段，曰荃灣東街、曰荃灣西街，兩端皆接青山道，成弓絃形，長二百餘碼，商業有雜貨、銅鐵、金器、山貨、藥材、茶市、餅食、生菓、醬園等類，而以雜貨為最多，蓋應各村居民之需求也。茶樓昔有天香、錦香、大東、漢東興四家，今天香、錦香皆先後歇業，大東已易主，改名漢華，與漢東興巍然並存也。兩家皆在大街之中部，相去不遠，漢東興祇有樓下營業，漢華則在樓上，地方軒敞，壁間懸溫楠北魏體之玻璃屏聯，樓前闢兩房，略置盆栽，常備小酌，游者時喜登臨，盧仝七椀，陸羽三經，紅粉提鐺，筵前說笑，鄉村風韻，自有其真趣在也。

兩樓晚間之營業，開至十二時，每當日之午，登樓品茗者，如川之歸海然，瀕海一帶，則有酒廠、醬園、石膏廠等。又有港全駁艇碼頭，碼頭祇建灰砂牌門一，築石階臨海，蓋來往香港之荃灣小輪，抵步時賴駁艇渡客登岸，故有此碼頭之設也。在青山道一帶，則有香港電話公司荃灣分局、荃灣警署、小足球場、青華體育會及和平園、廣順、楊生記三間險貨店，此三店兼營咖啡牛奶汽水等飲品。和平園較宏敞，創始於民國十二年，長途汽車之荃灣站即在其前。候車者多坐於店前之木凳，如遇星期日，尤為擠擁。

是日夜車，自元朗歸，過荃灣時，車必滿座，立此夕候者，屢欲登車而不能，雖距尾車開行前之二三次，莫不如是。候車者常由十餘人增至廿餘人，久之，時間漸促，皆彷徨無所措，焦急之狀，相顧引領而已。深望九龍長途汽車公司當事者，對於此點，宜有以改善之也。

荃灣西街，小販麇集，如牛什、湯圓，餛飩麵、生菓、洋貨、衣裳等貨攤，張布為幕，錯落街旁，其熱鬧之情形，有如大埔墟之富善街及元朗墟之合益街。民國廿一年，又有電燈之設備，迄今全墟商店，多裝置電炬。入夜，輝煌照耀，全街煥然，商店營業，恒達中宵，繁榮之象，儼然一小市鎮矣。

海壩 一作海埧，亦稱寶樹圍，在荃灣街之西南。其西毗連沙咀，南濱海灣，沿岸築堤，成長方形。堤之內，田連阡陌，海壩之名，殆基於此。居民多張、曾、黃、傅等姓，約有三百餘人，養豬種菜為業者多，豬寮之大，修廣如腐竹寮也。

沙咀 一名楊屋村，以居者多楊姓故也。其東接海壩，北鄰木棉下，居民僅三十餘。有楊氏家祠，村中有楊國瑞者，遜清庠生也，現掌教南園學校，頗負時名。其子若女，皆為智識界之表表者，楊氏年可半百，精神矍鑠，荃灣鄉人多識之者。

灰窰角 去荃灣東南三百餘碼，地臨海灣之東，南有三百錢，東負小邱。高四四七英尺，居民有陳姓等七、八家。其前有馬路，直通三百錢之德士古火油倉，沿岸有美和醬園及來往青衣荃灣之小輪碼頭，由此乘往青衣者，每人取費五銅圓。

三百錢 在灰窰角之南，荃灣極東南之村落也，其地居半島之一部，在荃灣與葵涌灣之間，岡陵起伏，最高者為三百餘英尺耳。德士古火油倉居村之西，依小邱而築圍牆，面積至廣，有火油倉八、九間，近岸築碼頭，數千噸之洋船亦可泊此。其北又有和棧葱菜廠，規模頗大，火油倉之前，築馬路以接青山道，長一英里之四份三。村居則在火油倉之東，小邱環繞，處小谷中。居民有謝姓十餘人，菜畦田隴，乃租自荃灣鍾氏者，村人藉以自給者也，菓類以荔枝為最多，計有廿餘株。

其西南有三百錢海灣，革命前輩謝纘泰氏於此建光漢樓，樓面灣水，高二層，昔時點綴極雅，今已荒廢，且歸政府所管，女青年會嘗駐此兩月。樓旁小層，為管理該樓者所居，並建更衣室三所。樓之左，有草坪，可作小足球戲。海灣沙灘上有廢電船二艘，此灣當潮漲時，頗宜海浴也。

登光漢樓而遠矚，隱約於遠雲天末間者，博寮洲也。遙遙五六英里而相對者，青洲也。回看青衣海面，山光水痕，明淨如畫，時來帆船一葉，輕渡中流，則有潮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懸之妙。此處雖非勝地，而海角幽居，偶與漁樵為伍，好把閒情付之斜陽煙雨波光水月間，亦足以自娛者，惜此樓今已闕然無人居矣。

樓之左，昔有天后廟，值某歲神誕，村人以三百錢聘人作木頭戲，該村之名，實基於此。今天后廟已拆毀，且移建於青衣灣，謂為風水關係云。附近山邱，林林疎落，泉流不多，時有人到此游獵，所獲多為沙貝之類，此中亦有山徑可通葵涌之炭廠及圳邊二村者。

波羅 荃灣波羅，久負盛名，香港九龍士女，無不知之也。攷波羅一物，本為夏秋菓類之佳品，其味香甜，芬留齒頰，比之香杧紅荔，殊不多讓。出品之盛，尤以五六月間為最也。新界村落之產波羅者，非僅荃灣一地，若大埔粉嶺上水元朗橫洲等處，亦盛產波羅者，出品之精，且勝於荃灣。蓋荃灣波羅，產量既宏而歷史又久，其名早著，故後來居上者，不及其彰也。大埔之康樂園、粉嶺之安樂村、橫洲之娛苑，皆能以科學方法培植菓類，出品之勝於荃灣者，理固然也。

今日荃灣村落之植波羅者，比比皆然，斜坡橫嶺，雜於林木間，幾盡為波羅田。出產之多，老圍居首，新村次之，木棉下西樓角又次之。村人言，老圍出品，十年前尤盛，歲逾萬

擔，今則遠遜矣。即木棉下何國基氏之波羅田而論，前數年可獲四百餘元，今則五六十元矣。其原因有三：（一）受台灣波灣之影響、（二）晚間有人偷割，防不勝防、（三）種植之法，不求改善，出產漸少。有此三因，故難與大埔等處爭衡也。植波羅者，每七年下種一次，每二三年一造，糖格每擔售六七元，花格三四元，再次則為二三元。糖格者，波羅格必大，體必重，彈之無聲，色澤光潤，其味香甜；亦有將花格者，預浸於水中，使其質量加重，彈之不響，有如糖格，然隔二三日後必壞。故買者欲辨其真偽，去其波羅眼而無水溢出者，則判然矣。

荃灣波羅，自大體言之，質之精美，雖不如大埔等處，然產量之宏及糖格之多，則為新界任何一村落后不及者也。每年產量，約有數萬擔之譜，時遇天旱或人事不濟，其量遂減。故在二三年之間，產額相差，恒在萬擔以上。糖格則佔全數三分之一。波羅重量，每個約有一斤；最重者，亦不過二斤餘。波羅末造，則在農曆七月抄。如遇冬至前後，雨水豐足者，第二造波羅勃然而生，其量僅得前造六份之一，花格至多也。此造至年底即止，至明年五月復成熟。

業此者，於每造收割後，刈去波羅田之野草，爬鬆其泥，以肥料灌之，使其出品佳也。此項工作，每年僅一二次，每次費時十餘日。波羅田之大者，往往僱人管理之。至於第二造出產，以其質劣，不便售於市，業此者則盡去其皮而淨之，賣與糖菓廠，每擔二元餘耳。歲之五六月，波羅出產最盛，每日有貨車四輛，自油蔴地來，運載波羅往九龍欄、秀和欄等（在油蔴地戲院側）發售。其在香港者，則由「新青」小輪輸運焉。零沽者恒，盛之以籬，置青山道之旁，取值較廉於廣州市面。即遊者遇此，不嫌累贅，購四五枚而歸，一試荃灣著名土產，大快朵頤也。

生活 荃灣居民，泰半業種菜，故菜地之多，凡有村居者，即有之也。昔時番薯出產最多，幾及波羅之盛，今產量漸絕。花菜、菜心、芥蘭、生菜等類，則取而代之也，故鄉人日中生活，除少數男子出外謀生者外，婦女多役於菜畦間。花菜一項，出品甚良，僅次於波羅，每株售至一角，其味甘美，鄉人珍視之。酒廠則有鹹田之大生、荃灣角之均昌及崔東美三間，僱用工人頗多。餘如葱菜廠、醬園、石膏廠、腐竹寮、亞洲煤磚公司、遠東水渠公司等，容納鄉人至多。遠東水渠公司在柴灣角崔東美酒廠之鄰，經營頗鉅，有工人百餘，多屬荃灣木棉下等處村人。工作時間，每日由上午七時至十二時，再由下午一時至五時，每人工值，普通者，日得七八角；管理機器者，可獲二元餘也。

男女亦有出作坭工者，其數之多寡，視其附近之建設如何耳。若由柴灣角至青龍頭沿岸一帶，建築海濱別墅者至多，時而闢馬路，建新樓。如最近港報所載，謂荃灣將闢為埠，繁榮計劃，快有進展。近荃灣墟之青山道側，建街市，又築馬路以達老圍，此坭工之出路也。

坭工日得雖微，鄉人久事於圃，偶遇向外發展之時機，亦所願也。荃灣公學校之經費，向為街坊集貲維持，集貲不足，演戲籌款以充裕之。戲棚建於小足球場，形式甚小，可容數百人，今歲則在農曆十月十五、六之間舉行之，棚已建妥，開演時當有一番熱鬧也。

村中子女，除就讀於本鄉者外，亦有赴香港、九龍等地轉習英文者，每生所費不菲。村人求知之慾，日與城市俱化，是可喜者。荃灣漁人約有二百餘，捕魚地方多在雞踏門及青衣門海面。晚間，漁艇燈火，如星月浮海，繁光耀影，恍若潮水灣口與大埔海所見也。灣內小艇，僅有十餘，散處於海壩、灰窰角、三百錢等處。若輩生活，多渡人往青衣、柴灣角、汀

九等地，每人艇資需一角不等。如在炎夏，有人僱艇海浴或釣魚者，日可得一、二元，惟不多遇也。至若全完堂及天主堂開講聖經，亦鄉人行樂之時矣。

大帽山 高三一三〇英尺，居新界大陸中部而偏於南，乃新界最高之山。荃灣所倚以為屏障者也，山勢雄奇，支脈至多，東行有草山、小灣山，東南行有尖山、石梨山及九龍嶺等。西行有蓮華山、圓塾山、九逕山、紅水山等，北行有觀音山、大頭羊山等。本山周圍數十英里，盤踞百餘英方里，又為群山之首，新界各部，多能見之。惟山勢至詭異，遠近所見不同。在荃灣望之，列如圍屏；在香港海面望之，形如大帽。蘇子謂廬山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，此山亦有之也。山麓大村，計有八鄉、林村洞、碗窰洞、荃灣等。

而城門、林村、錦田，三大河流，亦發源於此，新界山水幾受其支配盡矣。

環繞此山之正峰者，計有峰巒三十餘。高逾二千英尺者凡十三，多集於正峰之東北與東南兩處，故在荃灣與林村洞望之，山勢如一屏列岫然。山之高處，林木不茂，其麓與腰則葱蘢鬱鬱，萬木陰森，尤以近城門谷及八鄉兩處為最也。其東南部，由二千餘英尺之高以達正峰，巖石纍纍，狀如石塔，《新安志》謂大帽山上有石塔，多產茶者，即此之謂也。雜於石塔之間，野草蔓延，其長及胸，正峰之外，又有副峰。此峰高二五〇五英尺，去正峰西南一英里之五份三，俗稱之曰假大帽。蓋登山者，自下仰望，先見此峰，而不見正峰也，故多誤以此峰為山之最高處。即立於木棉下村前而望此山，亦祇見假大帽而已。正峰面平如小台，綠草成茵，築坭塾一，中豎一高丈餘之鐵枝，去其東北數十碼，原有工字鐵柱一，高二丈餘，今已拆毀矣。

登峰之徑，多發自荃灣者。由老圍西行，過溪，有徑登山，沿路山徑紛歧，宜向左行，越小邱，經波羅田，此處約高七百餘英尺。至攀登千餘英尺之高度時，山徑皆在山脊，左數川龍，宛然在望。將至假大帽時，山徑幾迷於巖石間。至是，宜向右行，攀登假大帽之側，復稍降，有徑甚顯，沿此漸升，凡數百碼，東北望，可見正峰。計由荃灣青山道起行，經老圍而抵絕頂，需時二小時半，此段路程為登大帽山巔之最佳者也。

亦有由涌角出發，經川龍而登絕頂者，需三小時許。沿途頗枯寂，或可由老圍北行，沿溪之右，登大帽山之東南部，經石塔而至絕頂，需時與經川龍者相等。且沿途山徑若斷若續，登山者，祇認正峰之所在，跨嶺越山，捫草攀蘿，且行且覓路。至石塔時，越峰巒凡四五，始抵絕頂，由絕頂經山後而下，復有山徑三四，可至城門谷。林村洞之梧桐寨及八鄉之上村，立於正峰，縱目四顧，眼底河山，歷歷如繪，如覽新界全圖者然。昔黃龍大師登峨嵋山之絕頂，有曰：「到此無言可說，惟有盡情一哭耳」，然今日登大帽山之絕頂者，見此舊日河山，滄桑一片，能為盡情一哭否也？吁！今日之中國，豈老大中國耶，乃少年中國也。苟能多登大帽山之巔，亦可以振奮我民族之精神者，亦所以成少年中國之少年也。

由正峰北行，下降一小時，可至觀音山。此處高約一千六百英尺，距觀音山之巔僅八十餘英尺耳，過此而西北降，一小時許，抵上村圍。東行，經林村坳，進林村洞而達大埔墟，亦需二小時。計由荃灣登大帽山之巔，轉下林村坳而往大埔墟，全程需七小時。旅行若此，可謂暢快矣。至若轉下林村洞之梧桐寨，或下城門谷，經鉛鑛坳而至碗窰洞，其趣亦相等也。然此山既為新界最大之山，則山深林密之處，不無野獸藏匿。據以往之港報所載，虎、蛇、山豬之類，時有發現。草澤之間，蛇類較多，著者亦屢見之，旅行此山者，宜戒備之也。